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十七目次

經濟

明一

兩浙名賢錄卷十七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七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滏陽賀應旂義之氏閱

經濟

明一共四十人

布衣葉良仲兊

葉兊字良仲寧海人博通今古以經濟自負尤精天文地理風角鳥占之學元季海内大亂仰觀天象歎曰元運可知濟者其江左乎乃間道謁　太祖皇帝於戎馬

問獻武事一綱三目書言取天下大計　太祖奇其言
屏左右命坐語賜飲食欲留用之允力辭曰苟策可用
願其策使天下蒼生早獲息肩足矣榮其身非所願也
太祖重違其意賜銀幣襲衣遣歸後數歲削平羣雄先
後次第悉如其言

刑部侍郎李濬文希明　父唐附

李希明字濬文東陽人父唐從許謙游潛心經史為詩
文必根理要一時名輩如胡翰宋濂雅相推重為本郡
儒學教授希明夙承庭訓於學無所不通人稱其有經

濟才洪武中舉孝廉選入太學舍爲第一授伴讀侍
太宗於潛邸從容輔導甚被禮遇陞監察御史進江西
左參政時陳友諒餘黨依險縱掠朝議將出師勦之希
明奏乞矜其勢窘有不得已之情招撫不服與師未晚
從之希明榜示流民爭先來歸卒以安業擢刑部侍郎
卒於官

湖廣參議錢古訓

錢古訓字古訓餘姚人洪武甲戌進士調行人是時緬
與麓川相搆緬主使使來貢而訴思倫發於我　上擇

古訓持勑往論至則宜　上威德釋二國之忿罷其兵麓川酋長刀千孟者謀攻其主古訓曰吾以天子使將事爾夷乃弗能靖小醜何以報命天子於是馳入其部責以大義皆稽顙凜凜無敢後違者思倫發以古訓能休爭已亂薦方物欲留爲援古訓卻不受作書示以不可思倫發得書駭汗遂歸古訓於是古訓敘次百夷山川風物爲書還見　上幷奏之　上悅付史館賜襲衣後知漳郡以文章飭吏事表著忠孝激勵風俗甚著聲稱尋陞湖廣參議名績愈茂

福建左布政周養浩順

周順字養浩會稽人卓絶敏邁讀書日記數千言永樂初徙巨室丁壯實京師順以兄當行而母老遂慨然上疏請行詔許之已而入太學卒業拜監察御史决寃滯明激揚百寮震慄遷山東參議有聲齊魯間佐遂安伯理戎事於山海關規畫周委邊境賴之及調江西平大盤劇寇如掇蜩 英廟改元遷福建左布政使至則建侯官懷安兩縣學開江山滌城道至今稱便

大理寺卿龔天民永吉

冀永吉字天民戶科給事中泰之子泰死難時永吉年甫四歲其母傅氏守志撫之成立領永樂庚子鄉薦授職方司主事改武選郎中坐事謫戍平涼時北虜犯邊兵部尚書王驥薦永吉有經略才脫戍籍以原官爲佐軍從討破之尋調驥南討麓川緬甸等處及征剿苗蠻孟養等復請永吉從次第勦平參畫之功居多遷陞大理少卿歷兵部右侍郎調南京禮部改大理寺卿決獄多平反人稱不冤引年乞休歸卒於家

通政使司左通政朱志剛佩

朱佩字志剛海塩人天性聰敏篤學慨慷負奇氣弱冠補邑庠弟子學官故有懸幻美姿惑人呼佩名輒遁去當時目爲正人永樂初下詔求賢士可以佐朝廷不逮者有司舉佩遂貢入太學大臣薦其有經濟才乃受知成祖特拜山東道監察御史佩荷知遇乃日夜剖心瀝丹思所以報稱者時靖難奉天諸功臣率恃寵而驕有不法者佩一切以惠文彈治之朝廷爲之肅然　成祖欲試以吏事遂出僉廣東憲臬吏皆望風解印綬去一時以風力稱考最召拜通政使司右叅議當是時西北

再罹兵四方民力多疲於轉輸而諸郡邑監司未能體
上心爲撫摩　成祖有憂之命選大臣之有才略者巡
撫各省而佩得廣西特賜以勅曰興利除害以悉民艱
舉賢黜不肖以清吏治惟爾之能朕於爾躬有責不然
者罰及爾躬弗可愉佩下車悉以勅書從事諸監司郡
邑每入謁不敢仰視凡土豪積猾爲小民蠹者皆擒治
不少貸小民以訟至召跽膝前温語煦嫗家人爾吏
胥一舉手觸法無不立斃之杖下左右皆屏息立時嘗
署有毒瓜以獻者良久毒發瓜裂試啖獄囚囚死乃刑

獻瓜者而不批其根說者以爲得大臣體旣復命從
駕北征每駐蹕必召入行殿親問所以破虜者佩言虜
聞　駕至必清野遠遁使我師進無所獲千里饋糧此
所謂士不宿飽者也虜不必與我戰而我師坐困矣請
速簡勁卒數千裹三日糧銜枚疾走遠出虜背然後大
軍繼進前後夾攻必得當　成祖以爲然卒用其策虜
大創遁去漠南遂無王庭凱旋頒賞與諸大臣等已而
進左參兼掌宗人府幕事洪熙改元奉使泗州兩督漕
運事輒還京展大祀禮賜緋錦從耕耤田終畝再賜緋

錦於是　帝心簡在曰朱佩清忠亮直朔予一人以司納　遂進通政使司左通政命偕平江伯陳瑄奉迎紫駕佩馳不下馬者三晝夜卒以勤瘁致疾乞歸養病未幾　宣廟正統念迎　駕功特命行人以原官起之家再辭不獲輿疾至京未入朝而忌其寵者毒之一夕死年僅五十有七時佩子弱忌者方赫奕秉事權諸同官郎知佩死狀皆不敢鳴於朝故身後卹典亦無有為之請者其生死榮落之際所繫慨者多矣

山西左參政吳孟庸中

吳中字孟庸山陰人舉進士拜監察御史能持大體以
儒術飭憲度性强記一覽不忘院長委以總閱諸道疑
獄時　成祖勤政嘗躬錄囚公卿在前按簿閱實中默
唱囚名舉成律無一詿誤　上命特記其名　上慮法
司論死罪多寃遣大臣覆訊之囚輒分訴不已惟中所
訊者無異詞問之皆曰經吳御史所斷是以絶意其服
人如此已而奉勅參靖安侯兵行邊靖安雅重中日與
謀議中爲陳畫邊事以及虜情虛實山川要害曉然如
目見靖安資其方略屢克奏功明年發撫蜀先是東川

焚人時出剽掠爲患中與三司決策設奇大敗之於金沙隄諸夷自是懾服故事御史按部率一歲而更上獨留中按蜀四年及還蜀人猶不忍其去奉天殿災詔求直言中率同列上疏極論時政缺失亡所忌諱上雖不即加罪固已怒甚會坐他事不先白奏與顧佐楊翥等俱論死中將就刑神色自若猶作詩有慷慨立身當鳳闕從容引領就龍泉之句俄得救尋復爲御史中文於臺中廷臣擬以僉院而權貴人多不甚遂出爲山西左參政山西俗素勁悍中務鎮以文雅日進諸生質

經義察其學行修潔者待以賓禮或賦詩相賡和於是其俗漸化晉人比之常袞車駕北征山東西供餽餉中扶病總理竟以瘁卒中喜作詩雖在軍旅倥偬間未嘗廢吟咏有恐庵集西蜀紀行錄薇垣集總若干卷

東阿縣知縣貝秉彝恒

貝恒字秉彝以字行上虞人舉進士初知邵陽縣以寬大得民丁祖憂去改知東阿興學校課農桑訓育民如子縣界常苦潦秉彝爲開渠納諸水清河得沃田數千畝屢辨寃獄人稱之如神明獄有殺人賊未決而盲察

其色甚戚因問其有冤乎對曰四圍無冤第恨身死即宗祀無繼耳秉彝哀之即令其妻侍疾解囚桎梏同宿獄中遂有娠遇旱蝗自引咎災不爲害歲屢登嘗率丁壯從 上北征供餽餉比還東阿無一人失所在官雖小物必思以及民嘗繕有餘弃廢鐵敗皮朽索工匠間暇令煑皮爲膠鑄鐵爲杵擣索爲穰悉貯之庫咸不解所用會 上巡幸北京使督建所次席殿向所貯悉濟急用而民不費大臣薦秉彝可任風憲命臣下東阿父老相率詣闕乞留部進一階仍知東阿在縣十有八年

卒於官、篋無餘貲、寮吏爲治其喪、東阿人哀之、如失父母、白衣冠送者千萬人、其政化感人如此、

都御史張式之楷

張楷字式之、慈谿人、永樂甲辰進士、拜監察御史、出爲陝西按察司僉事、進副使、董屯督賦、導水利、俱著成績、同靖遠伯王驥巡歷三邊、上安邊十二事、驛召還京、陞僉都御史、巡撫畿甸、會蝗起、捕之甚力、眞定守稍怠、奏械之、由是八郡震悚、蝗不爲災、時沙縣鄧茂七反、八閩相挺爲變、所在皆賊藪、而先是處州亦以葉宗留變聞

道路洶洶詔都督劉聚討之監軍者難其人上問張楷安在命以飛騎召至立拜爲監軍總制閩浙得便宜行事命文武大臣祖之得用鼓吹導騎出城以示寵異楷即日取道疾馳至閩戒諸軍毋得秋毫犯民間次師鉛山聞賊圍將樂甚急遣將日夜兼程往擊之賊大潰退保陳山次建寧與聚等謀曰賊亦赤子也始於有司暴征不能忍乃發舒其怒心宜諭以朝廷德意撫之即不服兵之未晚也副使邵定譽曰日者兵部降招榜無印文賊不信今榜招之有印賊乃信耳時軍中實無印

楷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况以便宜推轂乎若請而後行非計也因矯爲征南將軍印榜招之賊果降散去者十七八獨茂七猶負固用其降將羅汝先誘之使出攻延平楷乃集諸將授計令浙兵伏前洋江西兵伏後岸南京兵伏沙溪南以閩兵孱弱雅爲賊所易者挑之賊果出戰有頃伏起合擊大破之先命都指揮雍埜陰置火器船泊溪北灣賊敗走者約五萬人果從溪南奪橋渡船上火齊發死者以萬計而官兵急遏之生擒者七十四人茂七死亂劍中指揮劉福斬取其首獲船百

四十艘先是都督陳韶敗北陣亡論者以爲楷罪朝廷復遣寧陽侯陳懋平江伯陳豫兵部尚書金濂領兵來助討會賊新敗餘黨四流遂與懋等分地殲之時楷發延平賊遮後洋道楷以舟師逆之而劉聚兵潛繞賊背夾擊之至前洋俘殺無筭遂乘勝攻石門攻王臺館直入邵武取峽陽十九等都寨盡拔之乃結營觀音山下其西爲九龍山兩山巔皆賊寨師至會日昏卽遣卒五百人人持二炬環山走達曙以懾賊又選精銳三千持勁弓巨砲分伏觀音左右麓復遣兵二千駕舟入九龍

峽、斧其筏誠曰、明日、賊必空寨下鬭、若等疾入據其寨、反攻之比旦、賊果空寨下、至溪無筏不得渡還九龍、而向所遣二千人已據其寨、盡發其滚木擂石下壓之死者以萬計觀音遂平忽有報歐寧女將廖氏妖術甚奇附者若蜂屯楷遂身先率兵擒之檻送京凡破寨三十六擒僞引班學士及總兵等官三百二十四人招降八十餘萬人斬獲無筭初葉宗留與茂七同起、宗留死陳諫胡繼之都督僉事徐恭討而未克勅楷旋師犄角之至金華聞徐兵至金公山楷卽倍道進援至則伐竹制

鴨兒笆三百五十面人竊笑之而賊用長戟其鋒不可犯遇賊輒樹笆爲壘戟入即不可復出時賊適至楷叱之曰鼠狗賊汝不知我斬鄧茂七耶趣降我否必虀粉汝賊落膽去楷策其復來即部署以待明旦賊果益衆來索戰楷與聚親督陣中乃佯北走賊直先攻中營楷傳令馬上射者前薄之賊不敢支死者三百人左右二哨合擊死者又百餘人賊前突者鴨兒笆格之奪其戟賊皆赤手走遂生擒諫胡及其徒百二十人得級六百有奇遁去者率散處萬山中各相雄長於是開誠榜諭

下者數萬戶計擒渠魁數十人景泰元年班師入朝時
尚書金濂位在楷上而實以勅聽節制且忌楷功因收
前所諭榜矯印者具進而給事中葉盛等復以前陳詔
爲言下憲院覆奏適都御史余仕悅與楷故有郤因黜
其功削職歸天順元年詔復僉都御史致仕明年陝西
用師議用有文武才者佐之大臣皆薦楷徃事竣遷掌
南京都察院事未幾卒楷爲人坦夷闓達喜推轂賢者
雖抱片善輒揄揚之又急人之難居家不問生産好客
樂施故家無餘資博學工詩文善草隸所著有陝西紀

行集孫昺別有傳

右布政章俊民聰

章聰字俊民金華人登永樂甲辰進士第宣德二年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銓曾稱爲御史第一嘗奉勅撫諭南夷及監軍討罪西戎規畫得宜戎夷歸化朝廷嘉其能超陞廣西按察使奏徙南丹衛於賓州奏議衛於貴縣士卒免烟瘴之患議置巡司於潯梧柳慶要害之地民免團軍之擾陞右布政使尋丁內外艱卒於家

僉都御史陳廷詢詔

陳詔字廷詢青田人少英敏絶物日誦萬言以書經魁永樂庚子鄉薦中宣德庚戌禮部第一除監察御史遷四川按察副使時閩浙盜發温處屠掠尤慘上素詔威望有經濟才遂拜都察院僉都御史命巡撫浙江剿平山寇詔至諭以利害不煩寸兵而諸寇悉平民大悅復命陛見賜賚甚厚將論功崇爵一夕疾作卒於官先是郡省運金帛鉅萬犒軍委詔不問出入詔劒給之羨餘即封還府藏一絲不染麾下歎曰公家物也棄而不取何爲其無靜類如此

按察司僉事沈仲會慶

沈慶字仲會餘杭人學憪才略善風角精恖鳥陣法宜德初由舉人官翰林院五經博士大學士陳循薦慶可大用歷湖廣按察司僉事時靖江五開賊起慶相度事宜鑿河渠濬湟塹自備擒鎮直抵貴平迂道千餘里由是據險立兵始以地利制賊軍民賴之叛賊李珍蒙能桀驁倡狂至僭王號慶親帥兵突陣殲厥渠魁擒其黨二百餘人成化初復統兵十萬進攻厥巢機林武岡南洞等處一鼓悉擒加三品俸進階亞中大夫未幾以老

乞身卒於家所著有拙庵集

監察御史李秉彝敘

李敘字秉彝東陽人秉彝中由鄉薦入太學宣德初試授監察御史嘗奉命錄囚辯出交阯俘囚凡三千餘人出巡淮甸首擒豪右范瑞操等十餘人置之獄餘皆屏迹官吏有貪墨者一切以桂後惠文彈治之聞風解印綬去者踵接任路肅清泗州有老嫗鬻子以供權貴烙馬敘聞將按之權貴大懼出貲贖其子還嫗席藁詣臺待罪敘出法語戒厲之脅息去中使取珍禽異獸至淮

者欲陳其害民悉報罷　上問都御史顧佐諸御史盡職者有幾佐首以敘對風裁凛凛朝野稱之凡巡按例歲一周交代敘獨保留淮上者三年及還朝權貴搆以事下獄必欲死之會八百里二番仇殺累遣廷臣招撫不服朝議以為非敘不可左遷行人領旨往諭之至則曉以禍福逆順皆聽命息兵通貢　上嘉復拜御史竟為諸權要所誣搆謫戍大同天順改元赦還復職遂乞致仕歸優游林下凡二十年以高壽終所著有困庵集南征紀行錄藏於家

兵部尚書于廷益謙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生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吾相人多矣毋若此兒者異日救時宰相也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暢每奏對上必爲傾聽而是時顧端肅佐長臺事其御僚屬甚嚴而獨才謙以爲已弗如也出按江西辨一誣獄出數百人之寃死者藩國校和買爲市廛害謙悉按懲之不少貸息蹕下樂安州漢王高煦既面縛降　上卒命謙數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俯首戰慄稱

萬死而已、上大悅、還師第賞、鈔幣與大臣同、父之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兵撫民、上手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西、時年僅三十三、謙感上知遇、夙夜撫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疾苦、歲饑則多出官錢、糴民粟歸庾、歲儉則吐庾粟減直以糶、公私得相贍、而於下尤利、齊泰民飢徙入河南者、謙令邑各給田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淆、河勢將潰、謙厚築隄防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暨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道、

俱責種樹開鑿井以蔭行者而飲渴者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不能至往往疏卿請別設御史并上谷治之而又革奪大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爲官屯邊用克濟諫於吏術民事無所不精劃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紀綱爲急當是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諫所奏請朝上毋不夕報可以是得行其志滿九歲遷左侍郎諫既在官久威惠流聞嘗輕騎自河內歷太行而益有寇者諫厲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日不知爲我公也當人朝議事人謂郎不索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充交

客云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有清風而已因賦詩見志
人嘗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時三楊相繼卒而中貴
人王振擅柄勢張甚以謙無私謁嫌之勒給事中廷劾
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
繫獄三月晉藩上振怒適解赦之以為大理寺左少卿
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
數乃俾以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
距其初至鎮蓋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
尚書鄺埜以清幹者而謙佐之以弘斷部事雖稍稍飭

然尚扼於中貴人振不能大展無何爲正統巳巳虜酋也先旣破略偏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　上下詔親征謙與鄺埜上疏諫止不聽埜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　皇太子幼不能監國　太后乃命　郕王攝政以輔之　王御左順門時振雖巳歿虜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族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　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捶之立

死又捶二閹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 王懼欲退若大臣皆披靡有趙思者謙獨直前挾 王且啓王下令曰擒順與二閹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俟得請皇太后即族振氏籍順等家衆始退於是 王乃起謙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爲篤老臣執謙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尋進兵部尚書謙謝弗允 郕王旣即大位益賢謙虛已委焉人對慷慨泣奏曰虜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

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潁雷通張軏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參焉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器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為之直虜所急者草諸廠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焉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留當譴謙惜其才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為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　上皆

嘉納之虜報益急而侍講徐珵者以知天象聞 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倡言紫薇中宮皆有變必反故都而後吉諸中貴人之鼠竄者戀土者杌軏未定而縉紳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乃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寄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廩萃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月足一動明月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實不足畏也 上曰善其一聽謙處分十月也先挾 太上皇帝破紫荊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堅壁以老之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亟

擐甲統大營營於德勝門外諸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謙乃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孫鏜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謙使諜諜 上皇鑾駕遠夜令人以火砲擊其營死者千計虜遂退手詔嘉勞進少保總督軍務再疏固辭不許大同參將許貴奏請遣使腆其幣以欵虜而徐爲討伐計謙謂前者非不遣使兩遣使而俱不獲徵 太上一信其從焉侮我何似而可言和況虜不共戴天仇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遂

弗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弊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劫介胄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重相恫喝始欲歸 太上矣謙以涿易真保諸州郡為京師拱衛而事力單甚乃皆宿兵使都指揮陳旺等分將之而右都督楊俊帥焉又之皆屹然重鎮中貴人喜寧者故俘虜也下蠶室得近而後從沒虜為虜用諸所要挾皆寧謀謙密計楊俊捕而磔之虜自是益計屈時復議遣使與也先和且迎 太上羣臣王直等請之力 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

今復作此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
復有他言和者覬以解目前而得爲備耳 上頷而改
容曰從汝從汝於是左都御史楊善以泛使往而 上
皇始得返駕先朝處降虜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
會西南方用兵謙與 上謀毋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
厚與之資有功則官於其地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附
暇少他患楊洪既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八城悉
歸也先謙謂此宣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密授都督孫安
方略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以守八

城遂復、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鎮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僰道、且無故而棄　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湖廣則有黃蕭養、又有徭獞、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指、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即請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燿霆擊、靡不惴惴效力、毋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景帝能用人、　太上既歸、　上奉之南宮、又欲易　皇

太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而　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傅等官謙得太子太傅羣公皆一辭謙獨再辭其文婉約以示風　上弗許已巳城下之役石亨功不逮謙而得世侯爵心愧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云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於是亨益媿且恨謙矣　上復賜謙闕西甲第謙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去病豎子尚知此意臣敢饕此又不許乃置　上前後所賜璽書袍鎧冠帶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

已謙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痰壅上使中貴人
與安太醫院董宿視之云治痰必須竹瀝上爲親幸
萬歲山伐竹以賜且命許謙日用需悉出自尚方謙惶
恐謝且乞歸詔免朝謁尋賜璽書褒予備至太宗以
北伐故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
中貴人往往役占土木之雜半以委廝其額雖有五軍
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支調爲恒謙議選精兵十
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領之五千人爲一小營營以
一都指揮領之餘軍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雖有名

亨楊洪柳溥為大帥而進止賞罰一由謙相顧頫首而已洪亨皆老帥宿滑而亨尤貪縱自快謙事裁之亨有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強謙出之為大同游擊將軍以是益根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誠者與謙共兵事亦嗛謙氣陵之　景皇帝不豫石亨謀與吉祥等發南城鑰迎　太上復辟南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謙文與中貴人舒良王誠張永等謀迎襄王為帝坐以謀反律凌遲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鞫日亨等加鉆鑽鍛煉文不勝憤辨之苦謙笑曰亨等意欲

死我何益既奏上　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珵者更名有貞而與亨比前曰不殺謙此舉爲無名謙遂論弃市籍其家自　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歎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朶耳者以一觴酬其地而慟吉祥恚朴之明日復酹慟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涸絕底孫原貞時填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吾甚虞于公謙死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爲尚書不一載而敗籍其貲列內廡　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始終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

俄西北邊報甚急、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上爲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下獄瘐死、家籍彪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欽反族、謙子冕自府軍前衛千戶赦還、憲宗初上疏白寃狀、上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賜特祠於其墓曰旌功冕改文資累遷

至應天府尹有幹用薛謙爲文肆筆立就而於奏疏尤明切嘗口授兩吏傳寫措腕爲痛所存奏疏若干卷集若干卷萬曆中改謚忠肅

論曰方虜酋擁 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陴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亦然至京城下亦然而謙復昌言曰社稷爲重君爲輕實合漢帝分羹之謾對襲鄭人代許之故智耳事以之成疑以之生悲夫謙嘗言此一腔血不知竟灑何地嗟嗟謙之血誠已見於此矣說者顧以不諫易儲爲謙罪不知

景帝之信謙謂其能禦圍非有布衣腹心素也一不合則睽再不合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　景帝乎茲天命所歸大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猋發元勳甫就膺此禍烈智不及避勇不及決悲哉

副都御史蔣廷振琳

蔣琳字廷振錢塘人禮部侍郎驥之子宣德間以父任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歷車駕郎中以才望推從大司馬靖遠伯王驥征討西至甘凉南踰隴川運籌設策屢有

戰功擢通政司右通政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琳爲人果決清介喜於立功任氣敢往奉官執法蔑夫莫回而於人之喜怒身之禍福不計也當巡撫貴州時號令精明威望振肅藩臬大吏每庭謁不敢仰視先是草塘夷叛官軍屢有挫衄莫敢議討琳至計須倆雄乃獎率士伍親嚴行陣爲諸將先由是吏士用命戰氣自倍長驅賊巢擒斬無算劇寇既平諸夷震服然以持法嚴急不能縱舍卒爲怨家所構坐于謙黨論死當時朝廷已知其冤卒未有能爲之雪者或曰坐于黨死可謂得正矣

顧安所得其究而雪之郎謂琳至今存可也

按察司副使周弘璧瑄

周瑄字弘璧淳安人少穎悟攻文辭登正統丙辰進士授南京吏部稽勳司主事外艱服闋改刑部擢員外郎超遷福建按察司副使分巡建寧時官軍調征沙游盜將乘虛而入瑄募民兵修武備且守且禦民賴以安已而盜犯政和松溪瑄益嚴號令親披堅銳夾攻而進擒賊幾六百人追還所掠婦人以千計未幾高陽盜起瑄徧遣儒生抵賊營諭以禍福寇亂遂解尚書蔣希璉上

其功、賜文綺寶鏹、進秩三品、尋丁內艱、以疾卒於家、

左布政使沈克欽敬

沈敬字克欽、錢塘人、登正統戊辰進士第、授兵部主事、累官郎中、公忠正直、爲權奸所惡、景泰末、謫戍遼陽、成化改元、詔復其官、超拜河南參政、歲饑民流散、及時賑發、全活甚衆、討處榆林饋餉供用不乏、勞績顯著、有白金文綺之賜、進廣西左布政使、時田州黃明倡亂、殺逐知府岑溥、敬受督府檄、統衆征勦、鼓勇率師、大致克捷、梟明父子、擒斬無筭、凌險觸瘴、深入賊巢、竟中毒死、朝

廷官其子璚。

工部尚書胡共之拱辰

胡拱辰字共之淳安人正統己未進士知黟縣事以最召拜福建道御史入侍經筵尋丁外艱歸明年己巳英廟北狩 景皇蒞阼兩道使臣造廬奪情起復凡四上章累千萬言請以亟復大讐奠安宗社爲心 上皆嘉納之陞貴州左參政成化乙酉轉廣西右布政會兩廣猺人作耗協同總兵官勦平之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提督操江連年刼江巨盗諸司所不敢睨視

者皆設法以次獲之江徽肅清進南京兵部侍郎時孝廟春秋已盛儲位尚虛廷臣皆以言爲諱拱辰首與侍郎倪謙崔恭昧死上言　前星遂定陞南京工部尚書議修內府寢殿所需之材估用五十一萬有奇拱辰以爲江南旱澇相仍民力弗堪覆議得省什一以及年兩疏乞休得請歸歲賜祿米輿隸加等正德丙寅年登大耋遣行人王奎存問明年卒於家身無以爲斂祭無以爲饌棺衾助於有司而後成禮御史史鑑聞於朝贈太子少傅謚莊懿參議程愈論曰公天性過人克之以

學知豐縣以循良書擢御史以風裁著官藩翰則所至有聲居臺部則無事不治人不敢為者毅然力肩而不辭人所難言者慨然矢口而不顧知分義不知有利害知是非不知有毀譽俯仰無介惟公一人而已

兵部尚書項襄臣忠　子 紋 孫錫 鏞 錫子治元附

項忠字蓋臣嘉興人正統壬戌進士擢刑部郎已已從英宗北狩土木陷虜自拔歸間道走七日夜始達宣府足剌蒺藜數百不覺也歸明年進廣東按察副使改山東所歷多軍功陞陝西按察使會歲飢不及上聞輒發

倉賑全活數萬計未幾丁繼母喪歸陝人走數千里赴闕乞留於是奪制衰墨還治陝凡五載徵爲大理卿陝人復馳闕乞留甚懇　上謂忠得陝人心遂拜右副都御史留鎮其地仍賜鈔三千緡時洮岷番亂擊捕降其衆成化改元督寧遠伯任壽破北虜於延綏明年毛里孩擧國犯邊督彰武伯楊信破之於小龍州虜大創去陝土亢且鹵苦無水忠尋故龍首渠濬三十里又疏鑿涇陽鄭白渠溉田七萬頃四年土達滿四叛嘯聚且二萬據石城逆殺官軍死傷積野守將寧遠伯任壽廣

義伯吳琮巡撫都御史陳价以失事逮詣獄命忠總督軍務率諸道征討忠親擐甲冑厲鋒刃陷陣入時虜勢張甚從高乘我我衆披靡前郤伏羌伯毛忠戰死忠中流矢我軍遽退忠即陣斬退縮指揮以徇陣始定急移兵據賊水草困賊時兵部恐賊來乘請詔問忠當濟師否忠辭之曰兵有合變吾據賊水草坐扼其要足以困賊勝之必矣京軍脃弱不習戰即簡練盡得精銳馳千里來塞外此自疲秪取敗耳於是主議濟師者皆嗛忠忠不顧堅壁持賊者且百餘日賊稍急忠隨二卒單騎

抵賊寨曉以禍福諸脅從者日相率來降獨潘四自計罪不得原日感驍騎挑鬥或截出劫營大小且三十餘戰忠變出無方悉以方略制勝無遺策賊不得水草守則飢渴戰則敗勢益急不知所爲有楊虎狸者潘四愛將也夜出汲被擒獻麾下忠叱令斫頭來虎狸戰栗伏地乞寧死自效忠卽假以辭色解金鉤束賜之遣歸爲內應已賊數出戰虎狸竟賣潘四乃被擒因擊下石城斬首八千級俘獲無算忠因陳四事爲經久計當是時兵事急訛言洶洶忠督陣矢石雨下無懼色嘗歎曰奉

命討賊又無功甘心效死矣馬大司馬重忠勇毅殉國召還仍協理院事大司馬時時語人曰土達驁猛關中根本四末平時朝野洶洶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公畢竭心力露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者三十餘戰始克獲醜獻 俘平巨寇而止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取封拜如 者不無功懋賞薄之疑矣六年大旱荊襄流民成道入山李胡子者劉千金黨也倡流民爲亂復勅忠出總督軍務忠遣人持榜入山諭降即負險不服縱兵擒勦不赦凡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

戍者、萬餘俘斬二千四上便宜十事、詔暫留撫治進左
都御史會有星孛天因言官因論荆襄妄殺忠再疏自
列乞歸不許八年、又討平野王剛小王洪石還院荆襄
以忠處置得宜三十餘年賊不起而議者猶指忠妄殺
致干天和交章論奏忠辯疏略曰臣忠肅將天威克平
遺寇不意娼嫉流言仰瀆　宸聰今廷臣之所指兵科
之所料兵部之所叅駁大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首賊
獻俘以無罪編民作從賊戍邊以久居僑民作無籍遞
回、至謂袪殺慘酷甚於夷狄彗出星傷皆臣所致又謂

奏報與功冊級數不符不宜陞賞臣若不辯何由自明竊惟荆襄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擒而後有李胡子王洪燃燼煽禍千百成羣遠近荼毒今臣奉命總師與李震等督兵悉捕僅俘百餘請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法司聽其翻異不知前巡撫楊璿叅將王信等屢奏猖獗難禦者誰耶其餘賊黨不忍濫誅簡其丁壯謫發戍邊而家屬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亦無一二如光化縣陳長于籍雖有之然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一千餘衆爭鬥刼殺無日無之可以久居之故

不遺乎。若非近山州縣。則固仍其附籍。而未嘗遺也。臣竊因嘯聚揭榜諭之。謂荊襄山中已殺數千。蓋虛張聲怵之。使解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計殺傷囚繫死者。實不過千。較諸討劉千斤擒殺至數十萬者。何如哉。科臣乃謂慘於東狄。而致彗出旱傷。亦誠厚誣矣。軍中報捷。初未及詳斬獲的數。每多冒濫。其後核功定籍。百不存一。雖擒李胡子王洪輩。以將士爭邀首功。臣皆革去不錄。如功少報多。敢曰無弊。今報止一百二十餘級。反加參駁。奚以服人。且兵部尚書白圭亦嘗親涖此地。親任

此事矣今日之舉乃主往日之遺患也若以今日之功不宜歷賞則往日擒千斤尚遺後患而得煥擢優賞者盡亦少思乎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諭戍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時中外皆慮荊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沸騰反以臣爲口實昔馬援征南蒙薏苡之謗鄧艾伐蜀來檻車之徵非惟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幸遇 聖明不加罪譴伏乞放閒賜臣致仕奏入不允十年代王槩爲刑部尚書十一年爲兵部尚書代白

圭忠以職方最屬要樞郎調劉大夏陞容爲郎時有錦衣百戶韋英者挾汪直爲調察屢與大獄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忠發憤草疏約吏部尚書尹旻諸公卿發直瑛奸罪或先漏言於直而尹旻又先送疏草與直幸 上明聖大怒罷直廠瑛戍邊而直見 上獨泣言此內臣黃賜陳祖生中傷奴御史戴縉因言直奉法無近以迎 上意故 上復令直照舊領廠直遂萱誣忠下廷訊無狀遂落職歸久之諸奸次第敗乃復忠兵部尚書致仕家居二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毅

忠明果倜儻曉暢軍務直言正色不屑詭隨子綬孫錫
舉進士綬爲江西叅政錫爲南京光祿卿錫兄鏞以忠
功世蔭州衛指揮錫子治元嘉靖丙辰進士
刑部尚書楊彥謐寧弟宜附
楊寧字彥謐世爲錢塘人父昇卒官嚴州府學教授因
家焉永樂丁酉以春秋𢈔京闈鄉試宣德庚戌成進士
第二甲第一人拜刑部主事讞獄明恕蔚有時名正統
巳未麓川宣慰思任發反寇虐隣境朝廷命將征之簡
文臣有才識者監其軍推以寧往師次麓川賊遣人款

軍門乞降主將欲許之衆莫不喜寧獨進曰不可兵未加而敵降是誘我也許之懼有後悔弗聽又曰必欲許之請嚴兵以備不虞又弗聽固請不已主將以爲迂極令督運於金齒不旬月賊衆奄至士卒多陷比還京將兵者率以失機被譴寧獨蒙褒賞陞郎中明年復大舉征麓川總督兵部尚書王驥知寧之審於料敵也仍請寧行師入境驥指授諸將進取方略以寧督戰乃渡江攻上江賊砦賊矢石雨下寧奮身不顧督戰益力士卒咸用命遂克之又進攻杉木籠山賊柵險拒守寧曰賊

徂前勝當多方以誤之使不暇併力乃可圖驥用其言令諸將各覘形便以進諸道俱奮連破七砦斬陶孟耆等餘賊奔潰遂乘勝擣賊巢圍之賊以死守晝夜攻戰不息因乘風舉火烟焰漲天賊不知所為死鋒鏑及墮崖溺水者不知其數師還 上親宴勞於奉天門賜白金楮幣超拜刑部侍郎奉命叅賛雲南機務或言騰衝險要宜城之以控制蠻夷者 上命寧往城或謂寧其地險惡多瘴非時冒之輒死盡徐圖之寧曰我知奉命而已遑恤其他即往相地度工計費勉勵將士無不效

力越四旬有五日而工畢先是麓川賊首逃於緬至是
寧以城戍民且效順謀所以致賊者乃簡銳師若將有
所向者先遣使奉詞責緬緬人懼求出賊自效卒誅大
憝函其首以獻自是朝廷無南顧憂　上嘉其能甫召
還京而閩浙廣東諸草寇竊發師征久未有功朝議江
右密邇三境懼有侵軼非以才略重臣填之不可　上
遂命寧巡撫寧至按視郡縣當賊衝者增城垣立排柵
以斷要路團集鄉兵訓以武藝賊有侵軼者輒擊斬之
以故賊聞風畏避不敢犯寧以是益鎮以簡靜日討民

寬而弛張之遠近畏慕景泰初召拜禮部尚書政務寬
大人稱得體二年以病足調南京刑部司寇五六年斷
獄明允民以不冤天順改元致仕卒年五十有九訃聞
遣官賜祭營葬寧天性孝友年十四適父教授承郎與
修永樂大典寧隨侍至京既而父疾且卒寧於侍湯藥
備棺斂無不如禮號泣徒跣扶柩歸葬於錢塘及第進
士歸母夫人在堂朝夕色養惟謹會其弟宜領鄉薦而
寧亦被召乃謂宜曰母之所生惟我與爾今俱出母何
恃以爲養邪宜感其言養母以壽終乃仕官終侍御史

寧性識機警、才器宏偉、處事務存大體、其學博覽經史、尤長於春秋、所著有白雲稿、臥雲稿、藏於家、

吏部左侍郎范道濟理

范理、字道濟、天台人、弱冠、中鄉試第一、會試第三、擢壬戌進士高第　宣宗嘗召諸進士至齋宮親試用人何以得真才論、理居第二、特蒙金幣之賜、時重選守令、拜知江陵縣、縣當四方之衝、過客旁午、理嚴禁令、雖權貴、無敢漁一錢、先是民累歲負租、至十四萬石、民貧不能償、督府徵符下、荷校就比者、纍纍然、理乃召將卒之

佃田、號畸零戶者、論之曰、世言戶役、旣佃田立戶、而免役、可乎、遂定其等、俾各出募役之米、因以償負租、畢完、人稱慈父、以薦知德安府、其教養之政一如江陵、每歲必再按屬邑、以省耕斂、瘝利弊、隨州民數百家田爲楚府護衛所占、猶輸租、理具奏、盡歸其民田、人又稱仁焉、以最異、超陟福建左布政使、時大兵勦賊鄧茂七等、理司饋餉、善調度、民不加賦、而三軍皆宿飽、以內艱起家拜貴州左布政使、貴州草創、郎驛爲藩、以夷之難擾也、久莫能改作、理奏徙貴州前衛於他所、以其地建司、數

百楹不擾而就土官無貲不能襲職者十五六理悉俾襲吏無敢難時時移文以通夷情雖在數百里外言之若覩火吏不敢匿情以詐或以事詣府則開懷納之夷無不人人喜以為能得上意至餉兵則春以糧秋以銀便夷省漕四川湖廣餽糧貴州尤艱理俾代糧以銀為之糴減時直十二貴州既獲利而川廣被惠尤溥擢南京工部右侍郎南京創自國初歲久凡百皆弊葺造費鉅理不欲煩民乃請鬻蘆場之新葦抽分局之腐木碎炭內府庫之苦窳布帛通售銀殆萬兩又請南畿獄囚

牘者臨葺造所需而納於是自郊廟宮殿內外諸署城樓衙表或造或葺動輒百千間暨修巡淺諸船數百兵食諸器數萬皆以次成而民不知又奏各處饋南京糧者自船抵倉多所費每米石費三十請兵就其船人支十二月之餉官取費米歲可十萬石以備賑貸從之果利尋轉南京吏部左侍郎考課公明百僚憚之請老再疏不允滿考赴京途遇疾輿就其子進士綱之第大漸舉手加額曰無以報朝廷連稱者三遂卒年六十有四

禮部尚書姚大章夔

姚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戊午舉鄉試第一至壬戌會試亦以第一人成進士擢吏科給事中已巳 英廟北狩羣臣勸進 郕王讓未決詢及六科夔毅然曰國家任用大臣正爲社稷計耳事在不疑何必詢諸小官衆乃詣文華殿懇請計遂定十月虜大舉進逼京城議戰守不一夔言兵敗之餘人心未定只宜固守伏兵歸路擊之遂上疏遣人間道齎勅宣府遼東令總兵官楊洪曹義各選勁騎剋期以進與京軍內外夾擊未幾洪義各統所部兵來虜聞之一夕遁去未幾陞南京刑部右

郎尋改禮部明年自南改北會　景皇不豫羣臣請所立不許夔曰是可以已乎是夕三鼓促大學士商輅具疏稿云陛下爲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宣宗章皇帝之孫夔躍然舉筆於立字上添一復字衆皆善之疏將上而　英宗已南面臨朝矣時石亨輩貪功擅權朝士趨之如市夔獨屹然中立亨憾其不附已乘間出之南京　英廟素知夔爲人且聞其疏復儲之議未幾驛召至京賜二品服尋禮部左侍郎尋調吏部有眞定守以舊賄敗亨挾勢屬復其官回列附亨者令擬准稿來判

夔猶筆大言曰吾官可罷吾筆不可屈竟奪守職亨敗附亨者皆降黜而夔之名益重遷禮部尚書成化乙酉上耕籍田幸太學皆從夔請宴賜有加朝鮮進海東青夔言非故事宜下部自今非常貢之物不得進以示不寶遠物之意戊子四月以災變率羣臣上疏言 皇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宮以繁子嗣乞留心經筵裁決政務親君子遠小人服食言動悉遵 祖宗舊制庶回天意 上嘉納之 慈懿皇后崩葬祔有異議內閣執不可繼之以疏事下禮部夔率羣臣覆奏詞

甚懇切有曰山陵宗廟　聖孝所先綱常典禮國家攸重萬一合葬祔廟之禮少有疑沮關繫非細豈能保其將來無據禮改而從正者　上覽奏感泣卒從其議遷吏部尚書燮熟於事體釐正庶務剗革宿弊品藻人物進退惟公中外稱慶滿考加太子少保遣中官賜羊酒賓褚時彗星出軒轅四方迭奏水旱燮上疏凡數千言大抵謂朝廷處置事宜不務深遠多襲因循逆鱗咥尾時人緘口忌諱者披對甚悉以災異累疏乞罷不允已而疾作日轉劇臨終謂子璧曰吾受國厚恩不克圖報

死後勿隨例請葬祭以重吾過言弗及私卒訃聞 上
痛悼遣官諭祭葬賜謚文敏大學士彭時稱曰公丰神
秀朗氣度宏偉隱然如泰山喬嶽不可動搖立朝三十
餘年憂國憫時之心老而彌篤一時大臣詞氣慷慨者
識高邁未有出公右者蓋確論也夔著述甚富所存有
藷𥁕堆稿一十卷

禮部尚書鄒宗盛幹

鄒幹字宗盛餘杭人太子太保文敏公濟之子也正統
己未進士授兵部主事歷郎中己巳 車駕北狩京師

戒嚴，擇廷臣有才望者佐本兵，僉舉翰通敏達才堪撥亂，乃自兵曹郎超拜本部右侍郎。時天寒，軍餘奏發太倉粟以賑之，及胡虜薄境，城門晝閉，城外老幼數萬餘，不得入，望堞而號，衆議莫敢入，翰獨曰：該城本以衛民，今棄民於敵何乎？適奉命出就優，乃下令軍從左出，民從右，人全活無算。翰曉暢軍機，臨事合變，當守城時，常不待奏報輒行事，賴以濟。虜退，改禮部右侍郎，奉勅考察山西，斥罷不才官吏，人服其公。河南鳳陽等處大水，受命往賑，奏捐稅糧數萬石，尋轉左，無何而卒。

宗復辟時宗伯以致仕去諸冊立大禮多翰所議定時
襄王來朝故事當祭禁門而入自遷都後來朝禮廢莫
有知者翰檢太常故典行之及　上不豫後奏請　皇
太子御文華門代朝禮成化丙戌　憲宗皇帝二年也
命撫安畿內許便宜行事明年以老辭位不許未幾特
拜南京禮部尚書居二年召還禮部仍令經筵侍班自
是治部事者後十年至加太子少保屢以老力請特賜
勅致仕令馳驛歸翰雖體貌清癯而性行廉介嚴毅有
爲卒贈太子太保諡康靖說者謂康靖實於文敏若視

文毅之於文僖此二賢者皆以聲績增光乃父異於析薪負荷者云

福建右參政應文明顯

應顯字文明淳安人登正統十年進士第授監察御史奉命巡視福建銀場賊林開三等嘯集處盜千餘人肆行摽掠邑里騷然顯調軍快三百餘捕授方略擒其賊首餘黨悉平以功進秩從六品有彩幣寳鈔之賜景泰改元巡按蘓松等處賑濟飢民全活數十萬陞南京大理寺丞坐事左遷雲南大理同知尋改直隸楊州府成

化二年，用大臣薦，陞湖廣按察司僉事，總兵李震、巡撫都御史羅篪，薦知其才，檄治平溪清浪衛，選調官軍，征勦靖州黃強苗寇，一戰而梟其魁，擒斬俘獲者不可數計。遂夷其山險，焚其林箐，使賊無所恃，捷聞，撫臣以爲能，復委修築江岸一千餘丈，功就而民不知。未幾，都御史項忠，復遣協平荆襄流民之爲亂者，其勞勣與靖州等。進福建按察司副使，巡視海道，漳州賊林輝英乘機聚衆下海爲亂，顒遣官軍齎榜曉諭，卒擒輝英以獻。既而龍溪賊錢有定五十餘人，劫掠蒜嶺驛，官顒立命巡

海官軍責限擒捕不日俱就縛無一能脫者顏雖書生而臨戎履陣機變百出即老將不如若天授然積功陞布政司右參政時鎮守內臣差官進貪鳥花木絡繹不絕沿路驛遞艱於供億顏奏革之民歌舞若更生老疾自陳致仕卒於家

河南右參議何文達陞

何隰字文達淳安人登正統十三年進士第拜戶科給事中達虜犯順 鑾轝北狩朝廷方有事於朔漠命陞與御史楊春趙暹邊餉晝夜兼行不避危險沿邊自土

太師潰死於兵者滿野暨首疏乞少寬運卒限期責令諭輓還日將沿路遺骸掩瘞用安死者之魂以作生者之義從之已而虜酋放順 大駕南還與同官李侃抗章奏請備禮郊迎且曰 皇上昔念社稷生靈勇於捷伐非遊田盤樂是爲今以簡禮迎之非但無以聳外夷之觀瞻且於陛下兄弟之情似乎太薄詞極懇至識者韙之戶部尚書金濂會計軍與財用議更稅畝之法將天下夏秋糧混同科收以紓急用暨執奏不可事遂寢遷右給事中改兵科天順六年陞河南布政司管河右

參議時黄河爲患壓相其便宜疏通沁水下流使復舊道漕運無虞軍民賴之成化元年致仕卒於家

江西左布政余存美復

余復字存美遂安人登正統十三年進士第授南京監察御史巡按饒松常鎮四府風裁凜然陞江西按察司僉事巡撫都御史韓雍患賦役厲民委復均之剗革宿弊民蹄若更生總督各郡京漕七十餘萬注措有方民不擾而緒以就晉副使長河峒賊朱紹綱謀叛郡縣驛騷復程領覘督兵討之用秘計直擣其巢生擒紹綱等

七十餘人賊遂平事聞賜彩幣寶鈔陞福建布政司右參政專督海道以母喪不赴服闋改四川參政復陞江西按察使務崇寬大甚得民心轉布政左卒於官

巡撫宣府左僉都御史李存翼匡

李匡字存翼黃巖人年二十一領鄉薦明年會試賜進士第授太常博士踰年丁外艱服闋改江西監察御史巡歷處德於民者甚衆如在應天財庫檢查鈔貫及奏免折蘆柴鈔計萬餘錠皆所以與國家澤斯民復命未幾巡按北直真定永平等五府民間牧養長生牛羊以

歳久人民負累疲敝乞恩得甦民困繼差陝西詳審刑獄辨冤獄得生者幾三百人及按治江西時少師楊公其長子稷恃勢暴刻鄉里被訴抑行御史布按覈實臣不畏權勢遂覈其事稷坐重刑是年聞母喪丁憂服闋陞四川按察司副使是時四川播州苗賊作耗委臣帶領官軍撫捕與賊克敵一十五次景泰元年以軍功陞左僉都御史巡撫四川領軍勦賊播州未平叙州羿蠻又行寇亂焚劫九縣全蜀搔擾復領勅勦捕時四川地方不寧軍伍數少臣乃召民間壯丁凡九千餘教練操

習雜處部伍臣號令嚴明措置有方屢戰屢捷羿蠻始息播州餘寇尚未盡滅總督貴州軍務都御史王來咨請會兵攻草塘期而進兵至則來咨違期臣被圍乃堅守營寨偃旗鼓息刁斗五日一戰而捷蓋由示弱而勝草塘既平適爲輔臣江淵等所阻寢其行天順改元英宗復賜官帶閒住六年兵部尚書馬昂等奏保復前職仍勑巡撫官府臣精力尤壯志謀益深親歷邊陲增築寨堡復還侵奪屯種斥堠崇密雞犬相聞八年嬰微疾度不可療遂陳情乞歸卒於家年六十六

兵部左侍郎俞振恭欽

俞欽字振恭新昌人景泰初第進士選庶吉士改禮部主事歷郎中癸未春闈災左遷松江府同知持已廉慎而政尚慈祥民甚德之及召還行李蕭然改兵部郎中會川貴山都長偕九姓土獠作亂　上命本兵督師往伐而以欽佐之既至主帥以下咸謂宜招撫爲苟延計欽獨持不可主帥從之遂進兵連拔二十餘寨斬獲六千餘人拔擢選太常少卿進禮部侍郎供職惟謹虜寇大同以才略改兵部左侍郎與二三大僚殫心擘畫邊

境以寧尋病卒上念其勞賜祭葬錄其子欽居官三十年歷事三朝始終一節雖所施未竟而跡其所以自致者亦不媿一代之名臣云

寧國府知府沈士彝性 孫禱附

沈性字士彝會稽人年十二即解作文嘗夜讀書稍懈輒嘗作逐魔文一時作者皆賞其有致景泰初登進士第授監察御史廉慎端嚴爲左都御史蕭維禎所器重虜自己巳以來狃勝而驕往往馳數百騎闌塞下或乘間闌入驅掠畜牧生口綴鞚而去守將不敢以一矢相

加遺其黠者或拾一二折戟斷弦雜胡瘠馬頹張虛聲以爲捷而並塞屯牧城堡俱敗壞不復理　景皇帝有憂之以爲非才御史彈治之不可於是簡性往性星馳列邊關戍器謹守望墩堡之毀者葺之城牆之缺者築之士卒之老弱者汰之將領之不法者奏治之三關而後旗幟壁壘一新虜聞之少戢不敢犯無何而　景皇大漸　英廟在南內廷臣議迎洶洶未定性與林鶚等贊決之夜漏下三鼓武臣排闥導駕出性趣鶚與周必兆翼維楨突仗而前名場藏以定大計俄而論功爲徐

有貞所敬且忌性才以爲與之並立必有以窺其隱者遂乘間力擠之出知寧國府性恬然謂道不以淮陽爲薄也至則訊民疾苦撫循備至又以其餘孜孜學校一時士奮起軼他郡未幾以外艱歸卒於家孫橋字宗周嘉靖中進士歷順慶守終湖廣按察使所至皆有聲績而淡泊自持不愧乃祖云

南京太僕寺卿方孔殷漢

方漢字孔殷淳安人領景泰元年鄉薦第二天順四年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奉勑巡按陝西甘肅等處適虜酋

寇邊人民驚竄淡歷邊務輒提督撫治番夷畏服成化

三年巡按四川川貴夷獠竊發朝廷命官征勦抄漢軍

前紀功依軍法便宜行事漢祇承　上命夙夜不遑督

軍深入賊境設法撫捕地方以寧積功超陞南京通政

司右參議十三年轉北通政左參議督理謄黃居二年

陞南京太僕寺卿三載考績復任卒於官所著有壽山

文集若干卷

禮部尚書楊維新守陳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景泰二年進士更三喪有屋益讀

書克養天順二年授翰林院編修充經筵講官成化八年遷侍講學士一官五品十六年或諷之援有力者謝曰我嫠婦抱節三十年今老矣改志耶 泰陵出閣進日講時文華大訓成篇目倣大學衍義顧事涉中官即删去守陳毅然曰是不足訓迹其善惡得失條錄以進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 泰陵即位進宮僚官柄臣忌之擬侍郎南吏部 上覽疏曰守陳宜留此即塗去南京二字未幾部議祧禮禮官請祧 懿祖以 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守陳疏言禮天子七廟祖功宗德

故凡稱太祖者即始祖必以配天若商周稷契皆有功德非直原本統也宋僖及我　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稷契比議者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名與實乖非禮　憲宗升祔請并祧　德懿熙三祖自仁祖下爲七廟異時祧盡則　太祖擬稷契而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前廟時享尊　太祖祫祭尊　德祖恩義各不失尊功德是崇庶無悖禮時不能從弘治元年環論講學聽政數百言且請軍國重務即召大臣從容

面議仍許諫官隨仗彈駁大抵一日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俾賢才常接於耳目視聽不偏於左右則內外交修始終如一 上是其言下禮部三月御經筵禮部并請午朝如守陳奏守陳在朝侃侃持正論會修 憲宗實錄克副總裁再請解部事專史職不允未逾年請老歸守陳嘗曰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諸臣皆缺落無傳及今蒐采猶可補輯 景帝已正位號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附宜改正凡疏留中者即忠言

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登實錄宜宣付史館以備遺忘疏具稱不果上卒謚文懿後二年實錄成始贈禮部尚書守陳博學多識文辭淳雅五經四書時有獨見不泥古說錄爲私抄凡數百卷

貴州左布政洪士直璵

洪璵字士直淳安人吏部侍郎璵之從姪景泰二年登進士第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雲南以風力稱天順元年陞江西按察司僉事丁外艱未上服闋改湖廣適常德辰州等府飢饉巡撫白圭檄以賑濟璵募富民出

衆并發廩賙之，仍給穀種牛具，爲來年之計，多所全活，四年，靖州峒猺嘯聚，不時剽掠居民，郡邑騷擾，勅巡撫及總兵督同布按二司能幹官征勦，翔奉命，恭贊機務，擒其賊首，餘黨悉平，賜寳鈔八千緡，金織文綺四端，成化二年，陞江西按察司副使，六年，陞福建按察使，獨持風裁，不規規瑣屑，人以爲得憲臣體，尋陞貴州左布政使，翔以陳番官撫司與長官司行事齟齬不便，奏請添設府治，於是土官始有所鈐束，法守既明，民夷帖服，至今地方無風塵之警，未幾致仕，卒於家，

工部右侍郎黄世顯孔昭 子儁附

黄孔昭字世顯太平人天順四年進士授工部屯田司主事有賢譽爲同僚所忌陰嗾奸吏誣奏事竟白同僚坐傾險去官昭以故譽益起陞都水員外郎調吏部歷陞文選郎中汲汲以賢才爲慮嘗曰國家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於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須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而知昭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於冊量其材品隨其地望參之輿論爲用各當其才或勢家干請欲用其

私人輒力言其不可昭亦不妄交遊陳恭愍謝文肅侗以道義相好奉詔薦應天府尹樊瑩福建按察僉事章懋二人皆名重天下望風者皆彈冠相慶謝文肅嘗言昭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蓋十有五年始終不少變陞右通政五年而始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大臣屢薦竟未及柄用而卒張莊簡稱之曰公學純志潔公正剛直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謚文毅子偁亦為文選郎中偁子貊歷官禮部侍郎自

有傳

工部尚書徐原一貫 兄鑑附

徐貫字原一淳安人少與兄鑑同受業於吏部姚尚書夔之門深加器重登天順丁丑進士第授兵部職方主事進郎中時陝西甘肅總兵等官奏赤斤蒙古都指揮敢班積年投邊欲徙之嶺南下兵部計處而總兵官輒誘其來京將發遣貫曰班信有罪然夷人不過羈縻之而已且其家都指揮不下數十人所屬夷民動以萬計誘而徙之且失信非策也得無貽邊釁乎尚書程信大

悟曰微子幾敗乃公事亟奏遣還夷人感激訖不爲患又雲南總兵黔國公沐琮奏請節制三司貫曰黔國世守滇南爵列上公恩寵殊厚而不使節制三司者蓋有深意也不見唐之藩鎮乎事遂寢尋擢福建布政司右參議奉勅巡視海道分守延平等四府值民飢多方設法及出官粟減價以拯恤之進右布政使轉山東左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將參將佟昱夷種也恃援多不法貫下車首疏劾去三軍肅然鎮守總兵多佔軍丁爲佃戶者悉奪歸還屯處置邊方綽有條緒將吏

畏服。夷虜無不弭耳以聽。歷工部右侍郎。轉左。時蘇松水患。貫奉勅往治之。簡委有司。畫地分理。踏勘周悉。授以方略。水患悉平。三吳之民。至今頌之。晉本部尚書。累加太子少保。以疾再疏乞歸。勅加太子太傅。卒贈太保。諡康懿。兄鑑字克明。登天順四年進士第。授南京戶科給事中。練達治體。多所建白。劾重臣之不法者。以應天變。時論韙之。擢江西左參議。改廣東。時潮州海寇為患。都御史朱瑄檄捕之。以計擒其首惡。餘黨悉平。以疾致仕。卒於家。所著有鈍齋集。淮安李元為之序。

南京刑部右侍郎徐明德公

徐懷字明德建德人天順庚辰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讞獄明允民稱不冤擢僉江西憲明潔如秋水而風力過之安福有民陳萬年者恃險為巇號為洞主民間貲女搜掠殆盡官兵莫敢誰何懷至福得狀密檄廬封千戶王杲知縣李愷領兵快以行杲愷疑激變奈何懷怒曰汝知奉檄行耳激變在我若何慮於是直搗其穴擒斬巨寇散其脅從福民始安皆額拜頌曰安福得我公真稱安福已樂平民朱堂姪留乞患惡疾堂恐傳

椽丞之一日丐市中堂見之恥訴歸杖殺之弟挺與里人丘雍交惡雍覘挺至其隣家欲毆之挺遁去獲其奴趙毆而釋之趙歸堂匿之而以所瘞留乞為趙尸訟雍坐死懷讓覆訊曰義見當有父母或親屬令人堂鬧色變懷益疑密遣四出捕果得趙奴雍始白承豊民羅奎釗與其徒孔從等數十人素為不檢偶隣有被盜者失衣佈若干衆疑奎釗等遂捕其黨三十餘人於獄幷搜其囊槖所有以抵贓謂連劫七家也拷死者七人餘俱誣服懷益疑釗家赴訴於懷懷推其劫多而贓少也乃取

賊衣之新製、紅表藍裏者、以示失主、藍鉉並、曰是吾妻之衣、鍼工某所製、可問也、失主爭曰、是某婦之衣、婦所製今也、因逮鍼工與婦至、雜他衣與別鍼工、檢出前衣曰、此衣某手製也、婦備執爲己衣、懍詰穖用何色線、婦曰線色如衣、工曰、表裏皆青、驗之、如鍼工言、失主又云、壽於火光下、驗得藍鉉、並孔僕、穖懍出所捕者數人、令婦雜欣之、婦指一人曰、此藍鉉也、又指一人曰、此孔僕也、懍穖索大笑曰、獄之易讞、有如是、箠楚之下、何求不得悲腳否、倘漫言無寃民、難矣、蓋藍鉉既誤指、而孔僕已、

人死獄中也於是捕者抵罪益鉉諸人俱得釋一時以爲神明江右屯田積弊多不可詰催科最大貸耕次之懷乃分屯卒十人爲一甲主催役年一更番周而復始則盈縮之數衆所通知催弊頓除又以田久貸則租必遁貧田必易逸乃下令責其親耕因清出逸田二萬餘畝歲增屯租三萬餘石陞廣東憲副奉勅專按海瓊無何而改湖廣換勅督理屯田以懷在江右善理屯政故也湖地廣民稀屯多匿租懷興革以江右法初若不堪不一二年荒者墾湮者復梗者順而惰者勤越六年其

增二萬六千餘石湖之軍興隨取隨給湖民多水居易寇難獲往往白日擄掠郡縣撫臣檄懷往懷訓練兵伕所向如破竹時有巨寇饒斌者出沒程洞恃險為患十餘年來捕盜者不敢問聞懷至即面縛就擒餘黨悉散湖湘之民號懷為長城七八年間政聲達於闕下 上曰是不可以屯田局也遂擢長楚臬以溥湖惠懷則繹車熟塗百廢具舉未幾遷江右右布政使尋轉左江右之民喜曰湖人還我父母矣時賴洞寇起殺傷官兵監司閫帥盡無定策懷曰是易圖也寇甚猖獗難與爭鋒

但更番兵將要截歸路則我壯彼老我佚彼勞擒之必矣無何而悉授首如懷言　孝皇登極以左朔重地非懷不可遂召入都堂領璽書整飭幽薊邊備兼巡撫地方懷出都門首嚴關界次廣儲蓄又次卹疑獄時畿甸大荒兵民失業懷恐根本動搖遠夷窺覬疏請京通薊三倉米五萬餘石戶部銀六萬餘兩下郡縣驗戶俵給一時流徙人民達官舍餘待懷爲命者數十萬口皆曰徐公活我尋陞南京刑部侍郎力疾抵任諸司屬以懷老法家凡大小疑獄必親受指揮而後論讞懷疏決如

流無不明允吏胥相顧錯愕曰世間乃有見旅風寔無何以微疾卒年六十有三

大理寺卿陳克謹恪

陳恪字克謹歸安人成化丁未進士授宿松縣知縣遷拜監察御史出按貴州入按順天以風力稱出爲江西按察司副使整飭南贛等處兵備件劉瑾勒歸瑾敗起復貴州按察司副使提督威清十衛程番五府兵備尋陞本使轉山東右布政使尋陞左時大計考方面最天下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及閩廣附近諸郡尋擢大

理寺卿卒於官年僅五十有七恪性篤實和易而中有確守居官不矯爲名高務盡乃職其筮仕宿松也辟荒萊地得田四百九十三頃召民播種得粟二千七百餘石餘悉佃於民以償虛賦卹逃亡返田宅禁侵凌歸籍者五百餘戶清湖地歸貧民者一百三十所以因歉不可無儲也廪積三萬二千有奇以旱潦不可無備也修塘堰千五百區其愛民興事類此既入內臺則貞憲度以慎激揚故巡八桂而遠人安入畿甸而權貴戢其爲兵備也奮武威詰奸宄故贛之長河諸賊聞風而遁而

桂州之績尤著若關西之叛則戡之而渠魁殄盬倉之亂則緩之而羣醜寧其在江右也振大綱清庶務號稱得體時宸濠蓄逆鈐制方面官以爲己用恪巾有定見不爲搖奪凡議夫價賀禮多奉　祖制逆折之濠怒甚召恪立指下面加詬責恪恬不爲動執議如故濠益怒下令繫其屬吏恪乃揚言曰　天子命吏非藩王所得擅囚必不得已當請之　朝以定是非耳濠亦無可柰何設自解曰姑置此子度外聞者爲之色變而恪處之裕如及入正大理感　上知遇益勵勤以圖報稱明律

例禎允敢人不得干以私屬仲夏　朝廷例熱審以理獄因恪恒晨入以俟遂感寒疾篤言諄諄皆公家事一語不及私素以清白自矢歷官三十年旣沒無所遺儲友助爲之殯當其居治裝始得歸其喪所著詠史詩三百篇以寓風刺其他所爲文尤多華關倫理不妄作著正統論尤雅正可傳云

右都御史史天瑞琳

史琳字天瑞餘姚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工科給事中時貴倖專權朝廷稍事游宴值上元張燈爲鰲山之觀費

以數萬又頗崇飾浮屠宮寺相望抗章極論無所避出
參議陝藩而值輦昌番賊爲梗甫下車即勒兵掩擊之
盡降其衆遂出行部自安定歷會寧金蘭抵秦川相度
地勢增繕屯堡斥堠以斷賊路既又轉關中之粟以實
甘涼身自督輸往來邊徼凡二年由是盡得其形勢利
害及戰守方略尋以憂去服闋除福建布政司右參議
轉江西左所部豪舉恃勢庇盜成習莫敢問悉鋤治之
吉安民有殺其隣之子負夜移屍道傍死者之家莫知
所由訴於琳迹之莫得乃禱於神曰境內平人被殺守

土之責也神弗之知亦與有辱焉願亟告我以洗其冤是夜夢中彷彿有見明日以夢旁求果得凶首遂輸服已而韃盜起殺官吏攻破城邑琳督捕斬七百餘人釋諸脅從境內以寧弘治戊申陞右布政使轉左陞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兼提督紫荆諸關畿甸民困重役戍卒疲於罰班又滹沱漲溢壞民田廬時爲三患乃爲定徭役法奏免重稅並河上流穿支渠以殺水怒民賴以甦召拜工部右侍郎因災異上十六事皆切時宜轉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經略邊關首陳謹邊

關以防衛突五事九載秩滿晉右都御史時虜寇猖獗
朝廷方命將出師遂奉勅提督軍務已而報稍緩命先
赴宣大會計兵馬芻粮虜退還京命蒞院事兼侍經筵
是時虜復寇榆林假琳便宜率偏師先往飭勵邊將撫
出虜不意乘機進戰斬獲過當及保國公朱暉統兵至
遂協謀直擣虜巢虜聞風驚遁毀其廬帳而還捷聞
璽書褒美副以銀幣寶鏹師還入見面陳邊務十三事
多見采納未幾復以西北多警命與保國公治兵京營
乙丑 敬皇上賓國事搶攘而宣府遊兵復失利請濟

師、上遂命出援、於是琳出宣府、保國公出大同、分斷諸將合勢邀擊、遂以捷奏、璽書獎勵、師旋入朝、遣中官迎勞、寵賚有加、丙寅正德改元、正月辛、先是一日太星犯左執法、琳以為已憂、已而左都御史戴珊卒、親朋以為解、琳曰、未也、及代掌院事、不踰月亦卒、年六十有九、訃聞、賜祭葬如例、而大司馬奏論戎功、乃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遣官護喪以歸、琳狀貌魁岸、襟抱坦夷、與人不求備、雖疏賤鄙劣見之、皆獲自盡、博聞多藝、射奕書繪、兵鈐地理、推步占候、與凡方藥之術、無不解了、尤

工墨竹、有求者、無貴賤皆欣然應之、天性孝友、執親之喪、哀毀踰節、廬墓者三年、家素儉約、清介如寒士、而賙恤親黨則不遺餘力、居常規模古人、爲自警要語列之二屏、時時戒諸子弟曰、昔先公省菴府君、作宦三十餘年、三司教鐸、四典文衡、其所遺惟殘書數卷而已、予竊祿明時、惟恐橫叨青紫、常俸所入、足供朝夕、不使家有羨貲以汚先德、惟願爲吾子若孫者、不墜箕裘、永守予訓、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足矣、故琳雖歷官中外、四十餘年、而卒無餘蓄、時賢咸歎其難、

卷終